

梵天廬叢錄

冊六

楚天盛衰錄

卷一

梵天廬叢錄三十二

慈谿柴 萼小梵

馬神

咸豐庚申。吾郡觀海衛官馬死。仍植立不仆。越日。馬身香氣遠溢。聞十許里外。一僧見之。曰。此馬殆立化矣。焚香禮拜之。并為之偈。曰。是畜生道。登忉利天。真如如。非佛非仙。清風明月。游於大千。馬遂仆。因即於廐側埋之。一時有所祈禳。俱未祭拜。謂之馬神。亘二十年始絕。

犬讀書

光緒中。吾郡中有籠黑犬於市上售技者。其人云。籍於潛。畜是

犬已三十年。十年教以辨人語。十年教以讀書。恃犬以流轉江湖。亦十年矣。即啟籠。招犬出。犬拱前二足。向圍觀者環揖。其人旋於包中取禮記一卷。檢檀弓篇。置犬前。犬汪汪誦之。不爽一字。又易以周易讀繫辭傳。亦如前讀畢。又向圍觀者環揖。便歸籠。食二餅。其人即向圍觀者求錢矣。嗚呼。人不知書。誠此犬之不若矣。

犬歌

李永年。湖北蒲圻人。性喜畜犬。家中縱橫馳走者皆犬也。每食犬。李則中坐。羣犬繞之。若家人。有一犬名小花者。李得其性。教之度曲。不叶則鞭之。凡四年。居然引吭而歌。李持檀板節拍之。

淒音繞梁無異於人。後李以畜犬家日落寢至寤迫乃携小花赴各地餬。此李親為人言者。古有衛君好鶴亡國。今有李君好犬破家。人有所好固可溺而不返哉。

犬通人語

哈爾濱石頭街王某有一黃犬通人語。一日王戲謂犬曰汝常入街市若遇肥豚驅以來家則我食肉而汝食腸胃不快事犬點首者再次曰果驅一豕來王宰而食之犬亦分肥搖尾不已狀似甚樂者。又越日犬又驅一豕來人犬飽餐皆大歡喜咸以為異。又東莞一獵者識山中白頭翁語。辛壬之交南中烽煙數起獵者聞白頭翁語曰宜到江南去。鮮尸之肉不足食。候見羣

鳥飛而東。而大江兩岸白頭翁頓首。

豕言

新疆廣仁城居民王某家畜一牝豕。一日王之幼子嬉戲於豕
芝側。忽聞豕作人語曰。我飢甚。速取湯麪一碗與我食。王子大
駭。奔告其父。王往視之。豕方人立。俄又語曰。我飢甚。速與我食。
王亦異之。即與以麪。豕食立盡。王復問曰。汝尚有何言。豕應之
曰。吾無他言。但知今年人工貴。明年穀食貴。又明年則豬肉貴
矣。語已。伏首於地。再問之。終不復言。王述其事告人。人皆怪之。

西辰中羊

宣統庚戌。鶴浦農家西辰中生一小羊。頭角全具。剖食者駭走。

豈羊交於灰田而滲精入灰以致此耶此與上海小東門民家於西灰中得馬寶同是異事

動物煙癖六則

吸鴉片煙之家蛇鼠亦有癮此語予習聞之然未敢信也或謂予曰十餘年前道出漢臯寄居館舍一日庖人於市中牽一羊歸繫廊下不踰時見羊昏然便倒四足直伸伏於地上俄而羊之口鼻內皆流白涎人皆不知以為羊得病庖人將烹之適有好事者入見之乃戲曰此羊殆有鴉片煙癮乎將試之遂以紙裹煙灰燒熏羊鼻須臾羊口白涎漸乾自地躍起雄健如初眾皆稱異次日復爾不數日庖人殺之割羊腹見肺孔內有紅首

蟲千百。卽以鴉片煙熏之。蟲皆蠢然出。庖人將羊肺棄之野。羣犬皆不欲食。後悉是羊之來處。係一鄉老所畜。而鄉老乃巨癮者。當畜羊時。是羊日夕相依。鄉老吸煙。羊輒以首探牀上。聞煙香積久。故是羊亦上癮矣。

西人云。畜類屢嘗以鴉片煙味。易上癮。故中國種煙者。每密圍其籬。免牛羊未食。誠以一食之後。必常以鴉片煙飼之。一時不得。卽癮起。哀號若欲絕。惟黍禾飼以罌粟花。體易肥臍。但須早粥諸屠戶。急宰割。否則癮深。未能久養耳。雲南多種煙。該處之蜂。採煙花而成蜜。蜂嘗此味。他花不復採矣。貴州有製造煙局。爐下置一籬。以洩放煙氣者。有鼠常於籬中吸氣。迨經兵燹。煙

局閑事平後有營煙業者頂受是局忽見爐下之鼠淹淹待斃者甚多乃知其嘗受煙氣一經歇止故狀若垂危也

同治間廣東富人魏某好游蕩久之遂癖於阿芙蓉家畜一猴甚馴優每日煙畢即出游反鍵其戶置猴室中及歸理煙具每橫斜不正而盒中膏亦漸少魏疑猴盜屢欲覘其異不得一日局門偽為出游已乃潛身屋角竊窺見猴長枕高卧將煙具次第取出乃以火燃燈作丸顆灼膚驗熟而吸之吸已仍舊將煙具收訖窺之數日皆然魏忽悟曰猴能吸煙是亦有癮也明日乃陰藏各具仍鍵戶外出密偵之果見猴尋煙不得始而皇急繼而垂涕作無可奈何狀久之倒卧林上魏心計曰猴死矣但

不知腹中景象若何乃以刀將猴就牀上剖解其腹見猴之臟腑內有無數紅首白蟲從血管擁出如雪一團旋轉不息魏目擊此異憮然有問曰無怪人之困於煙者比比然也此蟲既為煙所化生若以煙飼之定仍歸原臟煙之反覆沈痼其足以生死人亦如此而已因亦從此戒吸其初覺精神散亂有類猴然亟服殺蟲藥數劑下黑水如墨汁者累日遂以漸復初竟不敢再吸終厥身

有某者在皖之壽州一日薄暮將過一渡有人牽二騾來以求共濟榜人艤舟以待其一騾已引入舟中尚有一騾在岸牽之不重鞭之則踉跳大嘶騾人笑言曰畜生頃方吸旱煙未逾刻

又欲吸耶乃回顧同舟者請諸位少待俾吾驃吸煙一筒可鼓
櫂矣衆聞駭異旋見驃人於背上褡褳內出竹煙管一粗且短
其斗則巨如酒觥又出紙裹旱煙一包撮一簇納斗中以煙管
之口入驃鼻擦一火寸置斗上惟見大嗤嗤然甚烈漸入斗底
而驃則微翕其目若甚適意者然頃刻煙齊成灰驃人撒管出
磕出餘燼納褡褳內復牽之則循循上舟矣衆視之咸大笑據
驃人云是畜每日須吸煙三四兩然負重亦較他驃為多也

常某嗜紙煙背牆設案每吸煙時牆中小蛇自穴出伸首牆外吸
常餘煙日已為常久之常偶他出三日歸入室有小蛇卧几上
死視之即平日伸首牆外吸煙之蛇也戲吸口中煙噴之已而

蛇欠伸起緩緩入穴去至是常每吸煙蛇輒自穴出蜿蜒几案間常正以寂寞無友得蛇相侔亦良得他日常患熱症勢甚劇偃卧林褥偶睡醒覺腹上有物如冰撫之蛇也大驚汗透重衾病驟減霍然而愈

無錫薛某嗜紙煙日需四五十支賃三里橋下一屋居之屋卑濕甚多蛇蟲蜈蚣薛日出工作傍夕歸無事即吸紙煙一室中煙霧騰塞氣味惡濁久之壁上蜈蚣蜿蜒昂首不動薛習見之亦不懼一日薛歸偶遲啟戶入室見案上所置紙煙數支蜈蚣十餘尾攢食之已過半矣薛乃知蜈蚣亦有煙癮嫌室不佳明日遷去屋主人入視見死蜈蚣無數自是室中蜈蚣頓絕

破布化鼠

如阜王某暑月納涼於書齋見鼠自牆竇出先後三四頭因往竇邊窺之則竇中竇破布一方有一鼠頭部已具蠕蠕而動腰以後猶為破布因悟前所出者皆破布所化也

鼠遷

占曰鼠無故皆夜去則邑有兵唐武德元年李密王世充隔洛相拒密營中鼠一夕渡水明嘉靖時有羣鼠銜渡萬曆戊午己未江北有鼠千萬銜尾渡江江南蘆荻盡為所咋其鼠頭方尾長天啟時田鼠糾結如桴蔽江入蘆葦根苗立盡張養默言短尾方喙小於鼠而足方長崇禎壬午鼠渡江此為方密之物理

小識所載同治壬申六月漢口青山之間每日天明河邊人家及舟中人早起者均見無數鼠子由河之東岸而來將及河畔乃紛紛銜尾魚貫而行或數十或百餘浮水而渡至西岸遂紛紛四散好事者追視之則已不知去向矣宣統辛亥正二月間金牛地方亦有是事鼠之渡水者不下千百之多豈鼠真有靈知地將被兵而預避之抑地氣轉移使然也

蛙遷

西北數省當明季季自成亂時時有蛙遷之事崇禎癸未五月京師蛙蟾皆徙居他處每晨結隊而行其數千萬部勒井然清光緒庚子五月間亦然蛙盡向京西行宣統庚戌秋亦有是事

民國癸丑三月京師齊化門外六里屯一土窩羣蛙列隊出數
不可紀迤邐向東行越陌度阡歷數車道至一小溝赴水而汰
自十四日至十七日止綿延四晝夜密如羣蟻頭足銜接遙望
之若長橋卧波惟蠕蠕動蛙大者如瓶如盎小者如常蛙時有
絕小之蛙伏大蛙之背路人撥之堅不可脫蛙皮作深青色腹
淡紅凡蛙必怒目每躍恆尺許或審此蛙並閉目行紆徐舉足
作數行第一日車行壓斃無算為當道所聞乃令車皆繞道行
都人驚傳其異時南方謀行革命方亟爭言主兵象或言主大
水其後皆應又姚元之竹葉亭雜記稱嘉慶己卯春河南鄭州
城濠徧城皆蛙大小層累聯銜無隙地斃於履輿車不可勝計

及秋遂有河決之患與上蛙遷事又小異光緒甲午京師盛傳南下窪水怪吼聲如巨鼓聞數里外時公車皆集輦下爭往覘其異男女老幼日數千人陶然亭錦秋墩之間茶棚至十數僻地忽成鬧市士論亦謂主兵宮中命齋醮以禳之步軍統領且嚴兵備非常綿竹楊銳叔嶠與榮縣趙熙堯先生往觀歸窮搜各史五行志證其異趙有詩所謂楊舍人歸舌不下取五行志終夜翻者也無何中日戰起京師大震時論謂咎徵已驗

蟒婢

廣東江門智仁街李某家小康畜一婢甫五六歲平時嬉戲好為蛇行匍匐狀主人憐其穉亦不過責而不知其賦性如此有

由來也。一日晚李外出。室中忽窻窸作聲。李妻疑為鬼魅。蜷伏牀上。婢既熟睡。呼之不應。遂亦置之。翌晨李歸。妻舉以告。徧視室中。固無恙。夫婦皆以為異。遂即留心探視。至夜又響動如前。燭之則巨蟒也。夫婦共擊斃之。移時婢亦死。夫婦咄咄稱異。鄰里聞之。僉謂蟒係婢之化身也。

孵異

上海淘沙場張某家有一母雞。大可七八斤。毛色淡黃。豐腴可愛。張故寶之。畜於園。暇則偕兒女輩臨窗觀玩。一日是雞貪眠不食。蓋俗所謂討哺也。張即遣人出其卵十一枚。洗而俟之。果哺將魚。旬即有殼。殼然以出者。視之儼然雞而三焉。其餘則如